1991

明命拾柒年新鐫

裴氏原本

五經節要演義

旣堂藏板

詩經大全節要演義卷之一

國風一

䟽國風風乃於衢國風小雅大雅頌畢詩羅次一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房中鄉黨鄉飲鄉射邦國祀燕而化天下也十三國自邶而下爲變風變風多謠亂之詩則亦領在樂官歛以時存肆肄習之以自省備覌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劉氏曰男女乱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覌是也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肄習之以自省而

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

周南一之一

𨕭䓠周南尼於𦓡詩國風

一共𨖲𥘷䓠羅𦇒次一

周國本在岐山之陽古公亶父后稷十三世孫始居其地文王
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
官食地。燕世家云召康公與周同姓皇甫謐云文王庶子 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
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
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焉雍梁荆豫徐揚咸被其德餘冀青兗屬紂至武王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
天下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
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管同弦絃同以爲房中之樂所[illegible]
而及惟之以及於鄉党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
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
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南方之國卽今陝西鄂廣武昌等地之
詩而謂之周南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也其得之
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
敢以繫于天子也

關關雎七余反鳩 呖呖喈鳩雎鳩 在河之洲 於𡎝[illegible]𦓡瀧 窈窕淑女 𡢐朗昆婦𡞕 君子好逑 牢堆共尋君子

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声雎鳩水鳥江淮閒有之生有定偶
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雎雄兩兩相隨然立處須隔文來地故毛

傳以爲摯至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蓋其性然也窈窕幽閒之意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漢匡衡字稚圭曰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朱氏曰人也而詠其德者不過曰敬而已太姒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所以爲乾之健能淑所以爲坤之順也○呂氏曰以雎鳩起興主於雎鳩之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御案賓榮之

后妃之而求窈窕淑女以自佐之后妃思淑女而手自毛鄭而後從此說者衆今仍附其說俾後之學者見漢唐諸儒之論如此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憂思之深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以彈琴彈瑟 孫昕暖帶

參差荇菜 掘離荒 葉荇 左右芼之 摯昭麻將壽 隊方翫帶

窈窕淑女 審朗 娟嬉

鍾鼓樂之 是此 摳啗鍾啗鼓 麻盃明帶

此章據今始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之意有如此云

關雎三章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是詩人性情如此 ○胡氏曰關雎乃宮中人所作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及其得之也琴瑟鍾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流湎 ○饒氏曰位

但詩言哀者易至於傷如羅拔之意泄溢流其也思謂言樂者易至於淫如滌蕩之非其相譴思也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學者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其情性 番其 声音 今声音 不傳 惟詞 詩可 見耳 ○匡衡曰妃 音配 匹之際萬福之原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 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禹妃 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 湯妃 而紂之亡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太任 王季妃 太姒 文王妃 而幽王之廢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葛之覃兮 幾在 稀瀰蒸 施于中谷 豢虩馨 稀羅 維葉萋萋 盃趾 寅延

于飛鴞鎖要𠫾𠑬典集于灌木柱𣘃僳樸其鳴喈喈所喈吁𠰘𠰘

賦也葢后妃既成絺綌而賦

其事朱氏曰夏初葛未可刈已動女工之思

葛之覃兮𦹵𦹵諛丕施于中谷𦹵𤳄馨𦂛囉維葉莫莫盃蘿𩈘赤是刈

是濩𦹵意割𦹵意烙爲絺爲綌𠔮葛布𦁂𠔮葛布蘇服之無斁默𦇒極哈斁。精日

絺粗日綌。盛夏

葛已成治以爲布

言告師氏固𠢞告典𠰘𡛔師氏言告言歸遣朱固𠢞告具𡢐君子浪眞衛𥙩布𨦵𠇍薄汚

薄澣我私戈𢭮𧙍些默撒於常薄澣我衣戈𢬣𧙍些默撒𠔮礼害澣害否音曷𧙍節𢬣𢬣節𢬣𠃅

歸寧父母些𤻀特衛請安布媄

葛覃三章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賛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爲絺爲綌已富而能儉服之無斁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言告師氏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歸寧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家室則重織絍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故詠服澣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

誦休其蚕織之章大雅瞻卬之篇婦無公事休其蚕織刺幽王寵褒姒以致乱則知周之所以衰

采采卷耳卷耳𢭂又𡞕不盈頃筐音傾頃筐極荅丐筐迎嗟我懷人嘆𢘾些𠳒君子寘彼周行底丐筐箕𦙶边塘丐○本草卷耳即蒼耳今𦼔葉用之

賦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御案此詩之序以為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若本於后妃之志如此其說始於左氏朱子漸以為后妃恢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非果預外事也理亦可通

陟彼崔嵬𨀈嵬岢坦圓𡶀箕我馬虺隤疲些瘑辱我姑酌彼金罍些貫盃醋嘬之

畳箕維以不永懷盃𪼀𤴬汝饑

陟彼高岡𨀈𡶀岢高箕我馬玄黃馭些顛𠶀変㔫色鐄我姑酌彼兕觥音肱兕些觥貫淬醞戰兕觥箕維以不永傷盃𪼀𤴬傷饑

陟彼砠矣音書𨀈岢岢坦箕丕我馬瘏矣音途馭些病丕我僕痡矣𠊛僕些辱丕云何吁矣吁嘆別㳥牢丕

卷耳四章○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劉氏曰后妃在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遂不能復采因託僕馬不前耳

由飲酒鮮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而不失其常

南有樛木 岗内南固 樛楷衄 葛藟纍之 音壘力追反 綠遊綠蕩 纏綿帶 樂只君子 盃台戶昇 君子 福履綏之 福祿 安帝

興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鄭氏之喻后妃能惠下故衆妾得上附以爲木枝下垂故葛藟得纍

南有樛木 岗内南固 樛楷衄 葛藟荒之 綠遊綠蕩 要葉帶 樂只君子 盃台戶昇 君子 福履將之 福祿 扶帝

南有樛木 岗内南固 樛楷衄 葛藟縈之 綠遊綠蕩 縈迮帶 樂只君子 盃台戶昇 君子 福履成之 福祿 戚帝 ○樛木三章

螽斯羽 翾丐 詵詵兮 和合貞 赤丕 宜爾子孫 合貝昆 琨商 振振兮 汜 泩

賦也螽斯蝗屬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螽斯羽翾巧螽斯薨薨兮背翾求冰至宜爾子孫合貝昆召旳繩繩兮戈戈至

螽斯羽翾巧螽斯揖揖兮蓁合壬大至二宜爾子孫合貝昆召旳蟄蟄兮戎彔至

螽斯三章二

○考云棗螽斯蝗虫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顏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劉氏日武王同冊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此其多子之驗朱氏日正家之道始於閨門上無妬忌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蕩瑞慶流衍福履之綏木樛子孫之衆螽斯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桃之夭夭樓桃蒸嫩跳妙灼灼其華所華碧碧之子于歸昆奶意蒸術茹歎宜其室家合所鞨茹

興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樓桃蒸嫩跳妙有蕡其實固差所蕡之子于歸昆奶意蒸術茹歎宜其家室合所鞨茹

桃之夭夭樓桃蒸嫩跳妙其葉蓁蓁所蘿嗔赤之子于歸昆奶意蒸術茹歎宜

其家人 合所得妳

桃夭三章 ○朱氏曰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

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后可以謂之

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傚而應於下

此可以覘感應之機矣

肅肅兔罝 𨬠技台𠯰 捕䋈兔 椓之丁丁 陟耕反 揀掃帶 滇質 赳赳武夫 歆歆 𠋺盃 公

侯干城 鋮夕丐楕丐 城茹官公侯

興也干城者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

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

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

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肅肅兔罝 𨬠技台𠯰 捕䋈兔 施于中逵 扜黜蒸 塘我𨱽 赳赳武夫 歆歆 𠋺盃 公

侯好仇 鐵卒堆貝 茹官公侯

肅肅兔罝 𨬠技台𠯰 捕䋈兔 施于中林 打黜蒸 𨱽樓 赳赳武夫 歆歆 𠋺盃 公

侯腹心 鐵乡𢘾𦟐 茹宮公侯

兔罝三章 ○蕭氏曰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

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覘此及棫樸所

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略可覌矣 朱氏曰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旱麓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何不作人棫樸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文王壽九十七)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兎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可知矣

采采芣苢(㩫㩫草 芣苢)薄言采之(戈泯買 壽蒂)采采芣苢(㩫㩫草 芣苢)薄言有之(戈泯𠖤 特蒂)

賦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采采芣苢(㩫㩫草 芣苢)薄言掇之(𠓨泯 扣蒂)采采芣苢(㩫㩫草 芣苢)薄言捋之(𠓨泯 襭蒂)

采采芣苢(㩫㩫草 芣苢)薄言袺之(𠓨泯襖 繪蒂)采采芣苢(㩫㩫草 芣苢)薄

言襭之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韓詩作思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叶于誑反 江之永矣 叶弋亮反

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宋臨川王誕爲襄陽時作樂府遺声都邑三十曲有大堤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

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嘆之也 孔氏曰永上聲不可以與女貞潔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欲秣其馬悅之至也

翹翹錯薪 言刈其蔞 之子于歸 言秣其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朱子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

有此樣詩說得一二邊其朱眡前旦之可求衰世之俗也
齊辛今呂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覌聖人之化不於
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
餘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
非被聖人之化
而能若是哉

遵彼汝墳 𨀈塘𤅶 渰汝濆 伐其條枚 即所㮏 𣟂檜枚 未見君子 𢚸体得 君子 惄如調飢 吼悉朗 𩚵饑饉
賦也 汝墳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
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

賦也曰襲伐薪則麽人之妻也

遵彼汝墳 𨀈塘𤅶 渰汝濆 伐其條肄 即所㮏 𣟂𣘓𣞪 既見君子 𢚸体得 君子 不我遐棄 歷補些 𣦍女 ○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
魴魚赬尾 鯿𩵜𧖱哃 朋个魴赭𩈘 王室如燬 𤐝政茹𤈜紂 群𤐜如焠 雖則如燬
㐌時爗 如焠 父母孔邇 𢚸德𤈜文咍朋 希𢚸時𥋳𠓨所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
彼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

苦而勞之曰王室之政方酷烈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迩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此謂性情之正)見其益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汝墳三章○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一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文王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化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二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汝墳而已也錄二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慤者又非特一二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illegible]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illegible]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麟之趾(叅眞)(毘麟)振振公子(祀祀仁厚)(台昆茹官)于嗟麟兮(嘆喂意長)(緯昆麟至)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麟黃色圓蹄王者至仁乃出)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胡氏曰)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

麟之定(叅耶)(極頭)振振公姓(祀祀仁厚)(台昭茹官)于嗟麟兮(嘆喂意)(拱羅很)

麟○麟有額而不以抵公姓

丕○姓之爲言生也

麟之角叅籙㲉麟𨒪呫𩾷饒振振公族芼芼仁厚合戶立那官于嗟麟兮嘆嘆意羅洪昆

麟○麟一角角端有肉設武備而不爲

丕 言所以爲仁公族公同高祖之親

麟之趾三章○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董氏曰麒麟在郊

藪麄運以爲四靈孔叢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於田盍

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爲應朱子曰公本是一箇好底人

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也好定也好角也好 羅氏曰黃氏

云麟之趾不踶定不抵角不觸猶公子宜乎貴不與驕

富不溯溢也而乃至於仁厚或云關雎之應雖無麟而

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

麟之時酉狩獲麟春秋感麟而作

周南之國十一篇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体而言葛

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

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

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關雎至

螽斯刑于寡妻之效也至于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

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

者故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

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助然妻道無成○咄易不得專成則亦

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韓氏曰先生此論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

召南一之二

踈渃召南凡於鄘詩國風一共𨘗𠹳渃羅蒸㕦許

維鵲有巢 固祖孟鴟鵲 維鳩居之 蓄鳩反 典於帝孟鴟鳩 之子于歸 婁夫人蒸 衛茄秩

百兩御之 音迓叶敔 𡗶具車 緯蒂

○鵲善爲巢最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

興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鳩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輔氏曰）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平之道自修齊始也

維鵲有巢 固祖孟鴟鵲 維鳩方之 孟鴟鳩蒸固蒂 之子于歸 婁夫人蒸 衛茄秩

百兩將之 𡗶具車 後蒂

維鵲有巢 固祖孟鴟鵲 維鳩盈之 孟鴟鳩蒸固蒂 之子于歸 婁夫人蒸 衛茄秩

百兩成之（成其車 備禮帶）○鵲巢三章

于以采蘩（蒸默梅 婁蘩）于沼于沚（蒸沕 蒸渡）于以用之（蒸默 用帝）公侯之事（蒸役祭廟 茹官公侯）

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覃是久）（葛覃）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

于以采蘩（蒸默梅 婁蘩）于澗之中（蒸於 翀溪）于以用之（蒸默 用帝）公侯之

宮（蒸尼宮廟 茹官公侯）

被之僮僮（圖首飾頭幔蒸歎 匹祭敬狩梳梳）夙夜在公（晨夙于於淮 廟茹官）被之祁祁（圖首飾頭幔蒸欺 祭未仕黜練練）薄言還歸（音施 戈吶 販術）

輔氏曰此章蘩玩之如畫出箇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

采蘩三章 陳氏曰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先敘蒸在中饋言婦人先遂事惟飮食爲享而已

喓喓草蟲（嗜啼啼 丐草蟲）趯趯阜螽（呼跽躍躍 阜螽）未見君子（靡体得 君子）憂

心忡忡悉怗遺翼亦既見止拱龟体至亦既覯止拱龟及至我心則降悉些

時安竜

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変草虫鳴阜螽躍藏微生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有卷耳也

陟彼南山遡嵩南箕言采其蕨浪梅所蔞蕨未見君子腊体得君子憂心

惙惙悉怗唯唯亦既見止飞龟体至亦既覯止飞龟及至我心則說悉此二下鏈

陟彼南山遡嵩南箕言采其薇浪梅所蔞薇未見君子渚傀旱君子我心

傷悲悉此二傷悃亦既見止飞龟体至亦既覯止飞龟及至我心則夷悉此十連平

草蟲三章○朱氏曰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先怨恨之情此可見其性情之正所以爲國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豕默梅蕈蔞蘋南澗之濱豕濊涘邊南于以采藻豕默梅蔞藻于

彼行潦豕奉茁泣行潦

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王氏曰采蘋於南澗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爲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輔氏曰

此詩與采蘩正相類

于以盛之（蒸默／鄧帝）維筐及筥（盃丐筐／共丐筥）于以湘之（蒸默／嬸帝）維錡及

釜（盃丐錡／共丐釜）○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粗熟而淹以爲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盛而盛／盛而烹）

嚴敬整飭之意

于以奠之（蒸默／達帝）宗室牖下（廟茹大宗新／刲䔀邊西南）誰其尸之（孩所主／役帝）

有齊季女（固敬丕治台／盃昆比娥）○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

蔽芾甘棠（蔽芾稼／甘棠）勿翦勿伐（潴劃／潴刎）召伯所茇（翁召伯所／帝乡草舍）

賦也召伯（召公爲伯在武王時／此詩追稱耳）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

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史記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王氏曰召伯巡省風俗或茇甘棠樹之下不以煩民訟

劉氏曰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

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莊子墨子以／自苦爲極）覩其物思其

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蔽芾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敗（蒲邁反）（潴劃／潴撇）召伯所憩（翁召伯／所撅帝）

蔽芾甘棠 甘棠 勿翦勿拜 召伯所說 音稅

輔氏曰愛之愈久而愈深召公之德其浹洽於人心者如此文王之化從可知矣

甘棠三章○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有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繫辭二爻與四爻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五君位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其異歟 輔氏曰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厭浥行露 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

賦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 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

家挨浪眉極固禮求乡郁茹何以速我獄牢默嘫些典准件雖速我獄哂嗟些典准件

室家不足仍麻礼乡郁茹極𣴓

興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雀之穿屋以咮不以角咮音晝

誰謂鼠無牙挨浪猱極固犽何以穿我墉牢默牆特墻些誰謂女無家挨浪𡨹胥極固禮求乡郁茹何以速我訟牢默嘫些典准件雖速我訟哂嗟些典准件亦不

女從時些拱極蹺眉

行露三章○朱氏曰召南非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歟故未免有强暴侵陵之患必待聽之明而後察著周南則固无是詩然騶虞純被之後召南亦不宜有是詩矣劉氏曰此詩貞女乃訟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强暴之男則訟之九四也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初六陰柔不永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應之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强暴陵之然曰室家不足則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不女從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爲九五之大人也九五訟元吉象曰以中正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南騶虞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

此雖早夜自守而猶其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先
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朱氏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
男強暴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
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漸被周之政或周人貞信之教方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則或變女貞信或不變男強暴固不可以
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嘆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
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於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
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
雖無私而其至寒谷也獨遲其勢則然也

羔羊之皮　素絲五紽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紽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飾裘之名雖未詳之實兀謂之紽。退
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
賦也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者節儉正直進退有常所制
其節儉正直可見其委蛇可見[illegible]
容自得如此也[illegible]
止可觀進退可度出孝經

羔羊之革　素絲五緎　委蛇委蛇　自
公退食

羔羊之縫蒸塘丘禖嵗羝貔羝𩩍 素絲五總絲皐丘級𦁸塘 委蛇委蛇寬台

寬台 退食自公催朝𪔠𦁸茹官衛𡢐蒸茹

羔羊三章○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罝也

葢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

成就驗者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覌諸在朝則

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

殷其靁𩄲吟吟所𣋽霔 在南山之陽於蒸邊南岸南山 何斯違斯牢覌𠱤意𢪀堁

准𦓡莫敢或遑極敢或固歇耒 振振君子泥泥信厚台𠱤君子 歸哉歸哉

侯衛王台○冀其早畢事而還歸

興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

念之故作此詩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𩄲暗所噴霔 在南山之側於蒸邊岸南山 何斯違斯牢𠱤意𢧚准意 莫

敢遑息極敢固歇禾𢴑

殷其靁𩄲暗所噴霔 在南山之下於蒸𠓨岸南山 何斯違斯牢𠱤意𢧚准意 莫

或遑處極或固歇於耒

殷其靁三章○劉氏曰此詩猶周南之有汝墳也念其行役之勞而無怨咎之辭可謂得性情之正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者可見矣

摽有梅固樣梅洇靁其實七兮所靁群𡈽分丕求我庶士每凡士求些迨其吉兮職及所時嬉丕

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周禮仲春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摽有梅固樣梅洇靁其實三兮所靁羣𡈽分丕求我庶士衆士求些迨其今兮及所時侗丕

摽有梅固樣梅洇靁頃筐墍之迎乎筐秘帯求我庶士衆士求些迨其謂之及所奇保帯

摽有梅三章○問此詩何以入正風朱子曰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又曰里巷之詩但有此已爲不失正矣輔氏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無隱情先憲志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劉氏曰此詩惧婚姻之過

時固不如桃夭之樂得及時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嘒彼小星 甬筍醒 㵎箕 三五在東 甒巴丐 於邊東 肅肅宵征 稔稔 𦀊店 夙夜

在公 𣋽𣈗於 淮茹官 寔命不同 實羅分 命極穷

興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待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也

嘒彼小星 甬筍醒 㵎箕 維參與昴 盃醒參 𡢐共醒昴 肅肅宵征 稔稔 𦀊杳 抱衾

與裯 掩丐衾 共丐裯 寔命不猶 實 㐌固

小星二章○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

江有汜 淹江固 浛𣳔吏 之子歸 𠊛箕術 𡢐𤳸𨀈 不我以 拯揔衆 些𧵑共 不我以 拯揔衆 些𧵑共

其後也悔 所𠡚丕朱 別𢚸咹𢚷 ○水決復入爲汜○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皆行

興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娣姪從謂之媵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娣姪從

江有渚淹江固堤𣹓之子歸𤤰箕衛茹𢫕不我與極朱衆些𢧚共不我與雖極朱衆些𢧚共其後也處所𢞂丕共特於安

江有沱淹江固滂淹沱之子歸𤤰箕衛茹𢫕不我過極朱衆些𢧚共不我過雖極朱衆些戈共其嘯也歌所哨嗯唯盆丕𤛠下共安盃○江有汜三章

野有死麕外丙固昆麕㐌白茅包之𦹵袚靪𦺓𥯉紏蒂有女懷春固昆㛪𪀄春吉士誘之几士嬉𢶒極禮求婚𫂁吏𣘃蒂

興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汚，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其事而美之也。嚴氏曰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女懷春彼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或曰美士以白茅包死麕誘懷春之女也

林有樸音卜樕音速樸樕椄固樕野有死鹿外丙固𤞻㐌白茅純音豚束靪𦺓縳紏𥯉有女如玉固昆㛪𡤵如玉

舒而脫脫兮捘𠼾寬寬丕無感我帨兮𢶢動巾些丕無使尨也吠𤞻遣畏狂夢丕

賦也○此章述女子拒之之辭甚言其不能相及其凜然不可犯之意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

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

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御案召南所載懷春之女有誘之者行露之女有速之訟者然

非是先以見其女之貞而文王之化行也

何彼襛矣鞠花箕卒源洐不一唐棣之華羅爹華曷不肅雝阿雍羅敬和雝

王姬之車羅爹車婆王姬

興也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車服翟厭翟

天下王后一等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

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此乃武王以後之詩文王太姒之

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何彼襛矣寘之盛王華如桃李華棚桃李平王之孫正爹招茹齊侯

之子嫁朱爹昆翁齊侯○茁謂平正也龍平正天下故稱平王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所釣盃褪物之維絲伊緡盃褪紐絲絲華合亦齊侯之子爹昆官齊侯

平王之孫正爹招茹義平王齊侯之子○綸絲合為綸猶男女合為婚

何彼襛矣三章○朗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

德自秦而後列侯尚主

人倫齊於上風俗厚於下

賦吾於是詩得君子善善之意羊公傳君子善善也長不惟及
其身而又以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太任則曰文王
之毋京室之婦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
子美僖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以
其父如此也其孫如此也其祖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
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illegible]
鄉家毛鄭者以爲武王之女不嫁
侯國能執婦道故詩人美之如此
[illegible]者葭 冥本羅愛多勤 意羅核芊 壹發五豝 挑[illegible] 特[illegible] 于嗟[illegible]
吳嘆喂丕意所悉[illegible]蓮仁
氐發物拱如[illegible]騶虞

賦也騶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南國諸侯承文王
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
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國君蒐田曲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
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
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謂騶虞矣騶声之不教○朱子曰於田獵
之際見仁勇兼備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
指田獵之事爲仁也呂氏曰記蒐田之時則天壤之間
和氣充塞庶類蕃殖可見矣仁言
之仁其何以形容日于嗟乎騶占非騶
声自然不勉之仁始不足以形容之也
彼茁者蓬 華蓬箕 [illegible] 壹發五豵 [illegible] 特[illegible] 于嗟騶虞
丕意拱
羅騶虞

朱氏曰公子之仁无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
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
禮樂著由是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騶虞二章○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
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
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
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
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張氏曰
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其本一而已劉氏曰此詩之應
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皆以仁獸爲喻
召南之國十四篇 愚按鵲巢至於采蘩言夫人大夫

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
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
修之於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
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
皞廣大○孟子王之民皞皞如也者而不知爲之者與斯民由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
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
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蘩之敬立乎朝廷者无不節儉而
正直羔羊處乎閨門者无不專靜而純一草蟲殷其靁爲嫡妻者
有逮下之仁小星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江汜雖里巷僻遠
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自守先
強暴之相陵行露摽野麕則推而上德可知也積而至於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孫朱所謂舉二世而言固宜

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推此而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得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周南召南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又有房中之樂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弦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鐘磬。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燕至於鄉黨[illegible]樂皆用之合樂此詩自朝廷至於委巷委曲也委巷僻陋巷莫不謳

吟詠諷誦所以風化天下黄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乎天下上自朝廷下至里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朱子乃謂所言皆修齊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蘇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及周南之深也

詩經大全節要卷之一 畢